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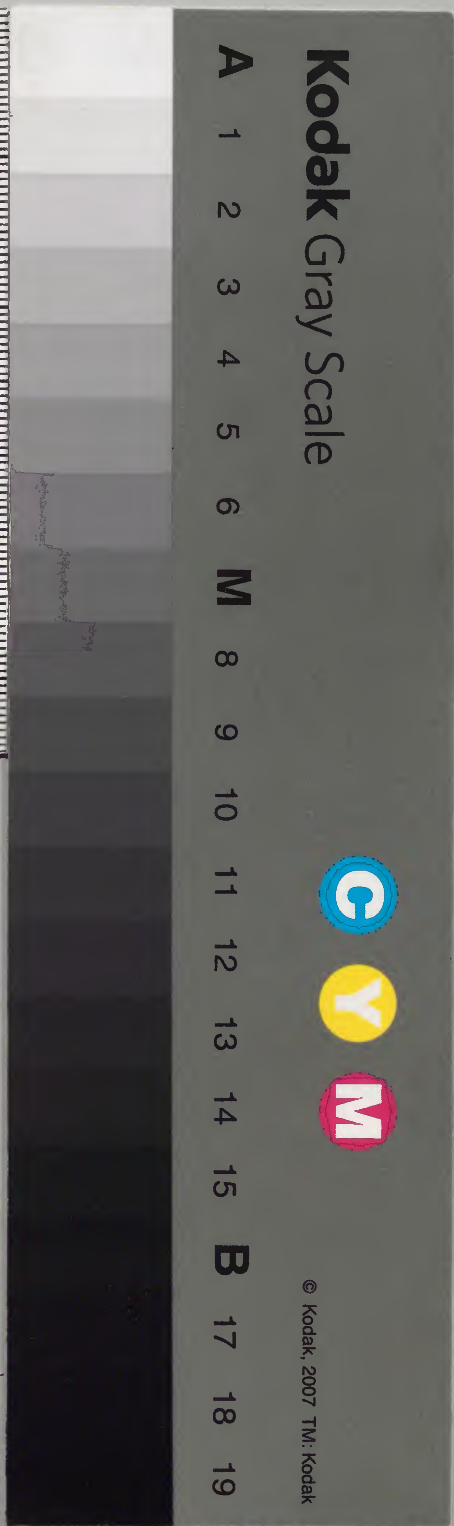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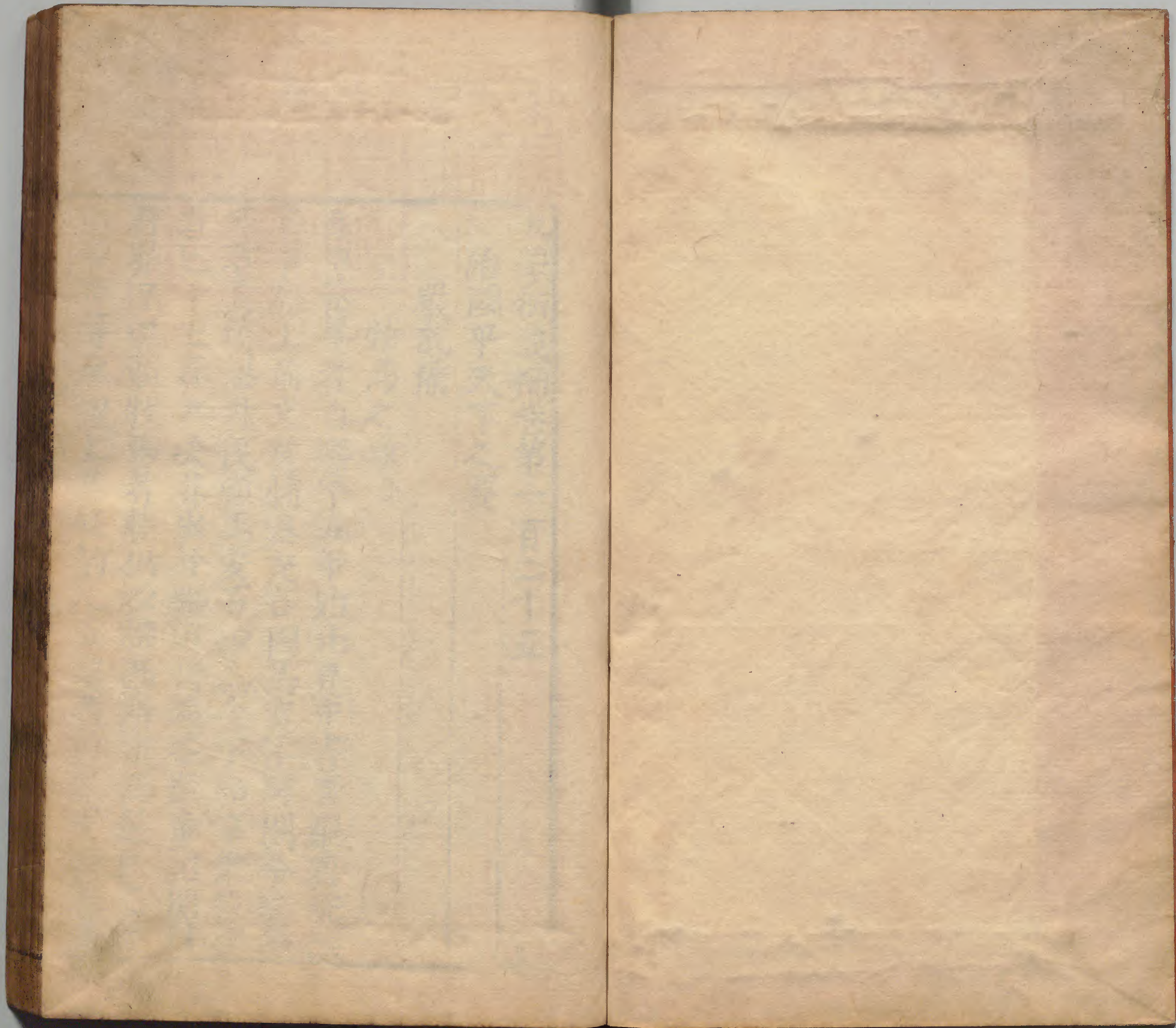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五二八	函號
二〇三	一四	冊架	冊架

內閣文庫		五二八	函號
三三三	一四	冊架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4
冊數	20	(17)	
函號	298	292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五

淺草文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下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
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
死者其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
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
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
年會布等承認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



者戶一匹物刀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疆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

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

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給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如故况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仕之外別立群長民以一身而當二

役既為人而差復為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為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為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况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為生乎今日南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莫過於此

為甚 朝廷建國于北藉此數郡以為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為之極卹可乎知治體憂深思遠者所當為之軫念也伏惟聖明明見萬里之外仁同一視之中况此根本重地不出二二千里之外者乎萬乞

留神聽察則

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

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
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右司諫王巖叟
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息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
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不待十年其弊已
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放還戶馬復置監如故監牧
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
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
以及於瀛之之間柵基草地疆畫俱存使臣牧卒太
半猶在稍加招集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
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

按古今牧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人
始制牧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至其中世改以
為戶馬保甲馬之法則是牧之於民也牧之於
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牧之於民非獨
有害而又不得馬之用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
為戶馬之制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
時其弊一如彥博所言神宗乃歎曰朕於是
愧於文彥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
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
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

熙寧之弊誠能如元祐之改轅易轍則此數郡之民感戴

聖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為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置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六岷州通遠軍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林駟曰監牧之置圉師以蓄之校人以視之秣飼

以時部轄有方則以俚洼之種耳否則貴市於夷狄而賤棄於中國此李覺之所以慮也

臣按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徃徃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度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為戰騎者求於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為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

神宗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

帛市穀而併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衆六年買馬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駟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馬設官掌之蓋取諸我羈縻之土民非若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脩故也

臣按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為金有

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棧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白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廩圉新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讀五代舊史唐明宗問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

帝嘆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旣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於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騎士為無所施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

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騰驥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二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

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略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群則未馬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於內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濟

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而今為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為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七卒有逃亡者則為之句補廐房有未備者則為之脩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為之添牝孳生之牝其種有不良則為之求良游牝去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關換咸定其

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
則立為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守歲時遣官巡
視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必慎擇
其官而優寬士卒必務臻實效而不為虛文如
此則邊圉得焉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
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
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為民害
神宗有見愧彥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誤而亟
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為民害猶未至於甚也今
日之弊臣已詳之於前矣而所以為之處置者

亦以具於制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處置者特
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
部及兩太僕寺查筭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
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
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閑田地并可以為草
場馬廄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
若干禁縣原額馬若干匹群長若干人既具其
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
法而立為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乎
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

即一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群長十人馬千
匹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
十村五村為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
家七八十家為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以有物
力者一人為廐長年老者一人為廐老無力不
能養馬者數人為廐卒每廐各設馬房倉困及
長槽大鑊每歲春耕之候廐長徧諭馬戶每領
為一匹者種稗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駿
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
分耕於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廐

長及老計畝而收之倉困之中稗草料豆以飼
馬而豆之箕即以為煮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
終具數以聞于官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充
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
倒死未償之馬五分屬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
凡馬始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
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為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
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
罪凡一日齧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
有罰其房廄必冬暖而夏涼其牧養必早放而

補收凡可以為馬之利者無不為凡可以為馬
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視各家
人自為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群頭管領騾馬
一百匹為一群每年莖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
坐以罪請酌為中制每騾馬十匹止取孳生七
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今年不
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足其數
本廐生牝多許他廐閑官以牝來易每廐兼畜
驢騾以馬為準牝馬二十畜牝驢一牝驢四所
生或驢或騾具數報官官為造車遇有般運官

物許於各廐起倩無事之日本廐馬三借用者
聽按日計傭收以為餼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
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
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
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
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為脩葺處置違者治以
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意上不失
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度之困苦中有以致馬
政之不失大略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纖息又
在臨時之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俵散閑

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以為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餓損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興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

不償惟以皮毛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

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

馬質甲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擠槽并餵如居隔

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

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

其關領草料則嚴為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

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

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

不理雇借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

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

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
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
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
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
不乘之之為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
之馬此胡馬為劣必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
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
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
倚之飼餼宜於邊城中擇空閑地為廐置長槽
或十或五隨其廣狹不為定數不分衛所隊伍

因其近便而為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
戰陳者專一饑養置大厩以貯草支大鑊以煮
料每日遣官點視哺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
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待鞍就彼鞍騎無事之
時輪番牧放遂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
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
而免賠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皆
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
唐明宗與范延光所言者李克用以馬上立國
制勝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坻洮

其間歷宣府大同延綏興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牧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陳往往老死阜極之間而責吾士卒之賠償人不幸而生於邊界天苦寒而地磽燥物不生殖而人無畜積天下之人莫苦焉既資其出力以為國防又責其出財以為官償馬以每歲所賜千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逐年倒死之馬匹况望飽煖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夫所難

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為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為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率以步兵為正以騎兵為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軍一萬騎兵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為騎死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遷其出拒之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兵無非良而馬亦易於辦矣或者若謂馬者兵之大用兵非

馬決不能以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
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
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
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
以回自然屈服於我矣臣愚無知識輒敢肆其
冒臆而妄為異議伏望
天地大量憫其區區一念憂邊愛民之誠
以上牧馬之政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簡閱之教上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禮之別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僭差者

王昭禹曰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
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交舍秋以教治兵冬
以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也

臣按禮有六禮軍其一也軍禮有五王安石謂

方

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為終臣竊以為有大
師之禮以用其衆有大均之禮以恤其衆然無
大田之禮以簡擇之則亦無以別其材力之強
弱技藝之能否心志之離合而致之用焉故
有大田之禮以簡其能然後知其力而任之
以興大役合其志而一之而以建大封是知五
禮皆不可無而大田之禮尤為其切要者也

大司馬中

音仲春教振旅謂振整其衆

司馬以旗教民平列

陳平其列如戰之陳音辨鐸鐃之用以教坐作
進退疾徐踧數之節遂以蒐田

吳濞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先王因四時之
田以教民戰而春曰振旅者取兵入之義以收其
衆而使之就農也以旗致民謂植旗而期民於其
下也鐸鐃皆似磬而大小異鐸其至大者鐸以
通鼓鐃以節鼓鐃以止鼓

臣按兵者守國之備苟非素教之一旦驅之以
臨敵是棄之而已然兵凶戰危以殺戮為事不
可以入試於是因蒐狩而習之因祭以行獵用
獸以試術使其目熟於旌旗耳熟於號令或坐
以待或作以起進而之前退而之後疾而趨走

徐而緩行分疏而散開急數而屢進皆於是時
聞鼓而興聽金而止一旦用其所以田獵者而
施之行陳用其所以殺獸者而施之敵人不至
蒼皇失措紛亂無統也

中夏教菱舍草止如振旅之陳群吏撰數擇車徒

步讀書述事契合驗辨號名之用帥謂軍將以門名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帥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
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
如蒐之灋

吳澂曰菱舍音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防寇敵也

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也

丘葵曰帥六軍之帥也門所居之門公邑間田謂
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野謂六
遂菱舍之教乃寨法專以辨君之夜事蓋休兵偃
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銜校而處耳固無聞
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
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
外假者所以防姦細及間諜等事

臣按所謂撰車徒讀書契如今人按簿籍以點
名也觀其所謂辨軍之夜事可見古人教戰不

徒教其晝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
止息此所以舉無廢事而兵無敗陳也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月
常為諸侯載旂為交龍軍吏載旗為熊虎師都謂孤卿
通帛為旛鄉遂載物為雜帛郊野載旒為龜蛇百官載旗為鳥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
田之灋

吳澂曰於中秋言治兵者禮春夏不與師秋乃出
兵之時也陳旗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
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

臣按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陳又曰其他皆
如振旅遂以田如蒐之法可見四時教閱之法
皆同各隨時舉其重者而言互文以見義也後
世有欲用古法以教閱者宜詳考而兼用之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習戰前期先大閱群吏謂鄉師戒衆
庶脩戰備去澤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去田田之
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錡
鏡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質明弊也旗誅後至
者什旗而後乃陳陳列車兵徒卒如戰之陳皆坐使坐
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生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

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
植所車徒皆作起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乃
止者三鼓掩其口鐸群吏弊旗又什車徒皆坐又三
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聚足徒趨及
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失圍徒走也及表
表第四乃止鼓戒三闕鼓以二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
鳴鐸且卻及表退至第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吳澂曰仲冬農暇故教大闕以簡車馬習戰陳尤
詳於三時萊所田之野謂芟除其草以便馳驅也
表所以正行列者於百步而立一表三表則三百

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總三百五十步左右
之廣當容三軍其步數隨軍多少可矣建旗後表
之中謂第四表之中央也質明弊旗謂期衆之至
須早故明以什旗後至者誅皆坐以當聽誓也陳
前謂南面鄉表也中軍謂中軍將也令鼓者鼓以
作士氣也鼓人師帥旅帥也司馬謂兩司馬振鐸
以作衆也及表乃止謂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
鼓擁鐸擁者掩鐸之上而振之所以止行息氣也
又二鼓而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謂自第二表前至
第三表也又三鼓而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謂自第

三表前至前表也鼓戒謂戒攻敵也每鼓一闕則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敵服矣鳴饒且却謂運退則卒長鳴饒以和衆鼓及表乃止謂自前表至後表而止也

臣按周禮四時皆教閱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收其衆也夏氣炎燠萬物告成故以裝止為名而教之以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以治兵為教而教之以晝戰之法冬則農事已隙則通以三時之教而並舉焉故謂之大閱也國家大事往

戎而國之安危下之生死所係當承平之時而習戰陳之法異時有事驅之以臨戰陳冒鋒鏑將可以全勝卒可以全生而國亦由之以全安焉然所以教之者欲其有所辨也辨之於豫則兵知將意欲有所謀為不待言語告詔曉然自喻於耳自之間耳自有所見聞則心運於中而手足應於外凡士卒坐作進退遲速開合之數皆將意之所欲為者也如此是惟不戰戰無不勝矣周禮振旅所辨者在鼓鐸鐃鈇舍所辨者在號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於大閱則廉

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師布陳缺一不可三時
則各專習其一冬閱則兼用其三專之欲其精
熟合之欲其貫通是知先王教戰之法雖多端
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戰非一人可為亦
非一日可了人多則難齊必欲齊之不能人人
以戒之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聲聲有
不同則事亦隨異有旗物之節節有異形則幸
亦隨別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
不能盡記也日多則難防必欲防之晝有晝之
事夜有夜之事晝則為旗物之號使之視龍虎

鳥龜之像而知所向夜則為名號之別使之聞
門名懸圖之名而契於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
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遽曉也夫三時各辨一
物則習之熟而諭之深矣苟作合三者而並閱
焉又安能通融而盡其用哉此歲終所以必有
大閱之教也惟今

朝廷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非嚴寒盛暑不
息比周人之教閱止於四時尤為數矣但所以
立為之法者未必詳盡而所以奉行之者多不
盡心臣願特 勅有司集會文武大臣典司政

本及知兵法者斟酌古今事宜立為定制須之
將領俾其按此教習每歲仲冬

車駕親臨大閱之而施賞罰之典能如此則列
也坐食者皆精兵而用之天下無敵矣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

朱熹曰宣王之田因此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
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
田矣

臣按古人多因田獵以講武事其所以為田者
非荒于禽也是時周室中微猘狁所侵逼近京
邑宣王即位北伐南征以成中興之乃詩序所
謂復文武之竟土者此也東都之會久缺田獵
之禮不講於是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因田
獵以選車徒蓋借蒐狩以講武事以益嚴其內
脩外攘之治焉耳非專為禽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

朱熹曰此亦宣王之詩

呂祖謙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

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
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
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臣按先儒謂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
於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
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旄車旆
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
囂囂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
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我舉學積禽悉率左
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

而既伯既禱頒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編
細之周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
則其餘可知矣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安國曰我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兵
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
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
夏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洽兵遂以獮中冬教大
閱遂以待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
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

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可不謹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

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囿之類。每歲仲冬以後

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何休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程頤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

臣按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魯以諸侯行之，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禮。行之諸侯，則為僭行之。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後世雖有教閱之事，而其禮不備。在漢唐亦間有行者。乞勅禮官

會本兵柄者考究周官及漢唐以來典故著為
大閱之禮除逐月將帥自行教戰外每歲仲冬
請

車駕幸教場行大閱禮以考校將領及軍士技
能以賞罰升黜之使天下四夷聞之知

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如此不敢萌非分作亂
之心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香
以為防田之置旃旌旗之名以為轅門車門也以為盾
覆質質也以為禁流房謂房也握謂房也各去門遠空

十握四御轍也者不得入車軌塵謂車不得入門車馬

候蹄發足相應揜禽旅掩取御車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

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

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臣按古者因蒐狩以習用武事非徒以習戰以
行禮也非徒以尚勇力以表仁義也假艾蘭之
草以為防置通帛之旃以為門以毛布覆門臬
恐傷其馬足也車之入門則礙之以車軸以驗

其能御也車轍之塵則欲其不遠馬行之蹄則欲其相應禽之群隊則欲其不遺若是者非御者不失其馳不能也御者不失其馳則射者關弓命中矢獸之過防者不許逐是則戰之不逐奔走也獸之面傷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殺迎降也獸之不成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戮幼稚也田雖以得禽為上而戰則以能射為先故於頒禽之際又以射為去取焉古者盛時因蒐狩以習用武事是以三軍之衆耳目之所濡染手足之所運動見聞貫熟心意流通一旦臨於戰

陳之間進退取舍咸中其節是以軍旅所至無不成功教閱之有素也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君威儀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四時講武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謂始治其事入曰振旅謂禮畢整衆而還也歸而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林堯叟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貴賤謂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謂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皆所謂順也

臣按成周之世田獵之禮每年而四舉三年而大舉出而謂之治兵入而謂之振旅歸而飲至于廟以數軍實然不謂之治田而謂之治兵不謂之田實而謂之軍實以見蒐苗獮狩之行雖曰以田實以習戰也若其所謂昭文章明貴賤

辨等列順少長而總結之曰習威儀則又以見凡其所昭所明所辨所順無非以肄習武事之威儀使其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焉後世田獵之禮惟以從禽縱欲為樂而已無復古人講武之制所謂教閱者徒應故事而射之所施戈之所擊刃之所刺皆無所受之地所演者皆虛文而無實用也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周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也

其用未明見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易貨物

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公曰可以乎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作執秩主爵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戊明年楚子使釋宋圍明年楚子使一戰而霸明年

申叔去穀文之教也由晉侯少

臣按晉文公欲用其民以戰而子犯以民未知

義與信與禮故未可用也文公於是示之義示

之信示之禮然後用之故一戰而能成伯功蓋

有合乎孔子答樊遲之問所謂上之所好禮義

信之三事也然聖人所謂好者中心好之自

有以致民之敬服用情而文公則欲民之用而

故為是以示之此王伯所以分也雖然文公伯

者爾其用民也尚必有以服其心而後用之焉

後世則驅之而已矣苟遂吾之所欲違卹民之

從違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舟簡上國之兵於宗立地名且

撫其民分貧貧乏者振窮窮困者長孤孤而幼者

養老疾老而病者收介特單身者救災天患宥

也孤寡赦罪罪重戾輕詰姦隱舉淹滯有才德禮新羈

方新叙舊勳祿勳有合親之親任良物事官使
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册然好結於邊疆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孔穎達曰兵者戰器之名戰兵令人執兵即各人
以為兵也簡兵謂料簡其強弱集而簡之且慰撫
其人民也分貧振窮以下皆撫民之事也

臣按簡兵而且撫其民蓋民者兵之所自出也
為民而設兵兵備而民失其所孰與養其兵哉
本朝於邊地命大臣守備而兼巡撫之任即此
意也

王制有癸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

鄭玄曰有癸謂有軍師癸卒

孔穎達曰國有軍旅以癸士卒主司馬之事王則
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
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臣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
任之為比長卿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
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閭族
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帥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鄭玄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
戎謂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

臣按先儒謂教田獵繼以習五戎與車攻因田
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
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以兵法五人為伍故也
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其
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先
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以上簡閱之教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六

大學衍義補一百二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簡閱之教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就戎也兵矣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
法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臣按先儒謂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人
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
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該且必七年而僅可

即戎兵其可易言哉嗚呼夫以忠良易直之善人而教夫孝弟忠信之良民然必七年之久而後可以即戎未至七年猶未可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後世召募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盜賊祗金革之戎夷其敗也宜哉其克有濟者亦幸而已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朱熹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張栻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

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臣按聖人所謂教民者非但教其武技必先教以文事也必使斯民知尊君親上之義然後使之執干戈擐甲習弓矢以敵王所愾而衛社稷如此則心專於內而堅氣奮乎外而果有不戰上則無敵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輔廣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陳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臣按孔孟百世文教之宗而言及武事切切以教為言由是觀之非獨文有教而武亦有教也名雖二而教則一要歸於明民之性全民之生而已然必民性明而後其生可全苟不教民而

用之孔子謂為棄其民孟子謂為殃其民為上鏘則雖以不知所以教民乃一旦驅之以臨鋒之殃之也何異嗚呼為民父母不能生養之福祐之而棄之殃之矧又所爭者乃以土地名稱之細故是則孟子所謂民賊者也堯舜之世豈容如是之人哉如是之人堯舜之世尚不之容矧居堯舜之位臨堯舜之民者乃欲自為堯舜之世所不容之人之所為哉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

毅最

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麋大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送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臣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陳進退名曰乘之而陳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八陳演

之為八八六十四也所謂驅劉即武帝時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賸也賸音劉劉殺也蓋欲習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為禮也

靈帝中平五年詔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環巾胄介馬行陳三匝而還

蓋勳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祇黷武耳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
請講武兵部承認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場四出
立五表又別墀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處前
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墀所建旗為和門
知方色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
仗威儀悉備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
戰隊之法凡教為陳少者在前列長者在後其還則反
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
鼓刀楯在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為後行旗卧即跪
旗舉即起聲鼓即進鳴金即止講武之日皇帝乘革

輦至墀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都墀北
門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
蕃客立於大次四方觀者立於都墀騎士仗外四周
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
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
西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
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誓詞告
其所部逐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
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
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東軍一

鼓舉青旗為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為方陳以應之
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為銳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為典
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為園陳西軍亦鼓而
舉青旗為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為方陳
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
黑旗為曲陳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為園陳以應之凡
軍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為陳
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一
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
四第五挑戰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陳先鼓而為直陳

然後變從餘陳之法五陳畢兩軍俱為直陳又擊
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
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
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
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
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奏禮畢乃還

臣按教閱之法備於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菱舍
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
略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蓋一歲四時之教天
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我

國家凡百禮制皆循古典獨於軍禮所謂簡表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

車駕不親臨焉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瀆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為一代講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吾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歛入

為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遂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遂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匝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軍教閱之法

玄宗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列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鎗立於陳前以馭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

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宰臣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舍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軍儀有失斬之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度頗亦失序惟左軍節度薛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開元八年八月勅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制其軍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疾除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千師貞以弘武備

臣按唐玄宗嗣位未久即行講武其後又詔兩京諸州簡選教練其不忘武備有如此者

宋太宗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檀麝命強者兩兩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槌為馬槓施諸韋稍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自是師旅皆精銳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
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
石於臺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
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為上等艱於引
滿者別為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為一等各量其材力
而遷隸之至道元年又閱禁旅有挽強至一石五斗
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
陳挽強彀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
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陳數萬成
列者乎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
弛而為講校如此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
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
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敵其技霜鋒雪鏑飛躍滿
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益
臣按秦人以講武為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
為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懾伏
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
能不敢自恃其猛鷲而輕我中國也後世所謂

角觝之戲日巧一日其間有妙捷如神者非積
以歲月之久演試之勤不能造其極如此也習
成之後止以資人笑樂顧於訓練軍伍之法苟
應故事有同兒戲是以真為假而以假為真也
今日操練軍士誠使馳馬擊刺者皆能如優人
之角觝每遇外夷朝貢燕享之際出以示之使
彼目眩而神聳是亦不戰而屈人之一計
真宗咸平二年大閱諸軍詔有司擇地於含暉門外
之東武村為廣場憑高為臺上設屋構行宮其夜
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

中並戎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
盾豆二十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
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
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
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
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賊士譟聲震百里
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
奏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
振旅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

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會遣
官閱陳畢令解鎧以弩弓射營置弓二等自一石至
八斗弩四等自一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
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祗金甲緩急
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
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臣按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
臨敵難用可謂切中教閱之弊夫戰必用兵而
五兵皆莫利於弓矢故操練以弓矢為大用請
凡軍士各執一器如鎗刀之類然皆必兼以弓

矢焉是則長短之兵各具於一人矣每月三操
之際而以一日專習長兵校其能否高下以為
賞罰必全軍皆善射之人則可以無敵於天下
矣又人情由難入易易由輕入重難今之操兵
者往往不擐甲而輕衣而所執之兵又用輕物
代之一日遇敵驟加以厚甲重器必至於顛躓
矣此亦操兵者之所當知

神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
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
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為病沈括言北地
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
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
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為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
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五常以長技洞
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臣按自古以弓弩為中國之長技古之名將所
以狩邊禦敵者往往以是取勝載之史冊可考
也沈括謂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吳

玠謂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使其衝突
不能相及觀二人言則知中國技之所長者誠
在於射然非教之有素而激勸之有方則亦不
能使之射遠入堅而洞重甲也請於常時教閱
之外許邊將用种世衡課吏民射法於過失之
輕者差役之冗者以射中否於賞罰操縱則人
人自勵皆精於射而中國之兵無敵於天下矣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
軍人不得衣阜豈有紅紫之服蔥韭不得入營門豈
知魚肉之味每青月根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交

營在城東者即於營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飢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臣按軍情所以易動者由其無恒心也何也蓋上之所以給予之者有限而下之所以用度者不貲用度不貲則衣食不給衣食不給則無恒心矣用無恒心之人以待不可測之變欲保其臨事不變難矣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軍情所

以訓齊之者其器如此然不得衣紅紫可也而亦不許衣早及蔥韭不得入營門則甚矣無故不許群飲可也

歐陽脩言于仁宗曰數年以來點兵不絕然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多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

臣按脩此言切中時弊

神宗元豐三年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
又官號物各稱謂不同武入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
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而雖未整
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又曰大凡有兵須
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只袞作一團排作
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陳各有條理方得

臣按行軍不可無陳而陳法必有據依自昔以
來所傳者雖多然皆以八陳圖為得其法說者
謂八陳始於黃帝用之以破蚩尤於涿鹿諸葛

亮造八陳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桓
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
即九軍陳法隋韓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為
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陳即九軍九軍
者六陳也宋蔡元定為八陳圖說朱子謂其分
開方圖陳法不相混雜亦有取而又嘗與之論
陳法元定曰譬如一箇十分雄壯人與一箇四
五分人厮打雄壯的只有力四五分的却識相
打法對副雄壯的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
得八陳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由此言觀之則

訓練之間不可不知古人陳法也明矣

哲宗元祐元年司諫蘇轍言諸道禁軍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兵其餘止一教朝請即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惰者頗以為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鬪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

臣按軍士之所以善戰非但熟於技亦必養其力非但養其力亦必得其心苟非無事之時未

戰而先失其心耗其力一旦驅之以禦敵心不在焉而氣力不足以繼之彼雖熟於技而精於藝而不為吾用用之而不尽其心亦安能成功哉

本朝之制每月三操而於極寒極暑之候皆停焉其為法也可謂得中矣

蘇軾進策於其君有所謂安萬民者其別曰教戰守有所謂訓兵旅者其別曰倡勇敢教戰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

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養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廢蹙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

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笑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天下固不免於用兵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廢入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

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臣按蘇氏之策欲無事之時士大夫皆尚武勇習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以勝負以為賞罰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臣竊以謂今天下州郡凡要害處皆設衛所以養列屯坐食之官軍以為民衛民既出賦稅以衣食之而又使之執干戈以從事乎軍旅則民有辭矣然則今日官軍之外民兵不可用歟曰有事

之秋禍變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於此教而用之非但為國亦以為民也彼又將何辭乎不得已什伍之以協助官軍事已即休何也

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

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
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一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
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
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
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
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
則緩急不可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
上之所異也

臣按蘇軾此言真得夫激勸用人之道但其所
謂視其勇者而陰厚之陰之為言豈王道蕩蕩

光明正大之謂哉世竊以為其言雖不能無偏
而其策則為甚善請如宋人廂禁軍之制分軍
為二等擇其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為正軍以備
征戰之用其次者以為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
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
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為賞費軍士
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為賞格如射十矢中
八矢者為上五矢以上者為中則賞之三四矢
者為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
米二斗或五斗其他技能以此為準用蘇氏之

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自負惟
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為人所訾而立
致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
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隨
眾退避不可得已如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為
上所用有勇者為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為眾
人之倡者矣

胡寅言于高宗曰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
勇分屯在所置營務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
食選眾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

其驕恣悍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
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
敵則戰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
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
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
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者之虛文也

臣按寅所言治軍虛實非但一時事也人君以
誠為治凡事皆然而於治軍旅尤不可務虛文
而不崇實效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申

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
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
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
能集事

臣按人君惟不惑於群議乃能成事况軍旅之
事尤難於逆料遙度往上有意外之變報復之
禍人臣非真有為國之心者不敢建議自非上
人持志之堅見理之的臨事之斷而不為群議
所移動者鮮矣趙雄謂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
聖明不惑乃能集事豈但揀汰一事然哉

以上簡閱之教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七

大易行義補卷第一百二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將帥之任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頤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交人則吉而无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眾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之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眾乃以衆

大易行義補卷第一百二十八

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
但其才謀德業眾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
賈則眾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
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朱熹曰師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
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
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
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
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呂祖謙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

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為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
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
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為坎矣將帥臨敵而上
无君之應豈非天下之至險乎

臣按先儒謂用師之道利於得正則不正不利
可知矣丈人則吉而不任老成之人則凶可知
矣然師既以正動而又任夫老成之人然非在
上之人為之主宰則亦不能以成功也

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
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頤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闡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礼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惟闡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

而職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郭忠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丘富國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闡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

臣按人臣无專制之義。故受闡外之寄者。有剛

中之德而又適時中之宜然後可也然必有王者之錫命至于再至于三焉承天寵之優布懷綏之德如後世所謂便宜行事者然後專之也不然非吉善之道也故為臣受命必協乎中道為君命將必賜以寵命則臣無專擅之過而君無中制之失而師无有不利功无有不成者矣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頤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一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眾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

必矣簡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无功所以致凶也楊時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原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衆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輿尸之凶可知楊萬里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却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臣按朱氏本義解輿尸為師徒撓敗輿尸而歸足以為犯非其分者之戒今從程氏傳以尸輿

為衆主者以為人君倚任將帥之法
六五長子帥也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也
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程頤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也二在下而
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
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
敗者如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長子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
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朱熹曰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人君專於委任

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
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臣按人君使其臣以統師馭衆固不可以不審
尤不可以不專不審則使非其人或至於喪師
而辱國得其人而任之不專則事無統攝或彼
或此而不歸於一。是亦覆敗之所由也。使一人
焉以為三軍之司命人命之生死疆場之得喪
國家之安危皆繫於斯苟使之而不當使之當
矣而又使人參之皆足以致凶而取禍人君之
使人固不可以不謹而况於任將授師乎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廣大貌檀車檀木為車煌煌明

貌駟騶駟馬白腹彭彭強盛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佐助

也彼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朝會戰清明也

朱熹曰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

如鷹之飛揚而將繫言其猛也此章言武王師衆

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

明

臣按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

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

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

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

者必以太公為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鷹揚

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

如鷙禽之擊群小繼然所至披靡夫豈有當之

者哉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也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濔濔順流貌匪安匪遊

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陳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宣王命召穆公平

淮南之夷詩人羨之

輔廣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臣按先儒謂讀此詩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受命以出征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宣王之心何心也心乎寧天下也何則天下之所以不寧者以爭心之未息也爭心未息則見利則奪見便則乘此王國所以靡定也王國靡定則強之攫而弱之食王之心曷由而寧乎必欲王心寧必須王國之定必欲王國之定必得滔滔洗洗之武夫而經營四方以告成于王

則四方平而王國庶幾乎其定矣宣王之用召穆公穆公能體其欲寧天下之心而為之經營

此王之心所以載寧也歟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此時

大祖始大師兼官之皇父整我為宣王六師以脩我

戎器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肅命

程伯休父周大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

徐士不留不處三事三農就緒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

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

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既命皇父。而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楊時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玁狁。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易夫濟六五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

臣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

卿有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為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於家庭。功勳閎闊。允孚於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失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

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

高閔曰。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獨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况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

吳澂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

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鬪之事。乃使其臣將兵於外。久而弗得歸。致其衆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

臣按高氏之言用將之道。吳氏之言用兵之道。胡氏所謂三策。則馭將之道也。人主惟不知其臣之不賢。而以為賢。故使之。知其不賢。而使之者。蓋鮮矣。知其不賢。而使之者。必其久掌兵權。不可猝去。故不得已而使之。徃徃置嫌疑於心。而假以兵權。一旦事機彰露。而馴於不可駕。

馭亦有之矣。非但棄其師而已也。春秋書鄭棄其師。不但責其君。兼責其臣。後世有國家。與夫輔人之國家者。其尚以春秋為法。而謹其微。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

於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楚邑。終

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皆賀子文。

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

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

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補所失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

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蘇軾曰：為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卻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眾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臣按：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則其所以為剛者，得其中矣。徒有其剛而無禮，則是強，復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子玉之為人，剛而

無禮，不可以治民。以一乘且不可，况三百乘之多哉？是知禮也者，治三軍之本也。子玉為人，以一少年之為，賈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則知人誠難也。而知將為尤難。然則終無可知之理乎？曰：有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禮，而治兵也。又能以禮以一禮為三軍之約束，譬則束茅葦焉，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整然齊矣。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免矣。於是乎蒐始于彼廬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
卻縠可。臣取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
二十七年

臣按文武非二道也。為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
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臯陶贊堯
稱其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
文者也。為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
德義為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

所以然者，詩書禮樂文德之教也。必有文德以
為武事之本，則其武乃止戈之武也。苟專以能
戰鬪曉方略以為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
具矣。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厲兵
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殘慢以明
好惡，順彼遠方。

方慤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
而先之，謂之帥。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
無不利於用。桀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

不熟。既選屬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誥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誥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

臣按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是以孟秋之月。盛德在金。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又於所選士之中。簡擇其桀俊者。以練習之。

以待不時之用。然既練習之矣。若夫有事之時。則又於桀俊之中。而任其有功者。蓋兵凶戰危。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關焉。必須嘗經戰陳。而屢著功勳者。然後用之。而用之。又必專焉。謂之專者。付之以闔外之寄。權必歸於一人。事不從於中制也。然月令以此為孟秋之令。豈每歲至此而皆出師遠征哉。蓋著為此令。無事之時。豫於此月。而詔命將帥。選厲士。兵簡練桀俊。有事之時。必待此月。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誥誅暴慢。所以然者。明好惡之所在。使四方萬國咸

知天子之所好者。仁以恤下。暴而肆虐者。則惡之。所好者。忠以敬上。慢而無禮者。則惡之。好惡既明。人心順服。無敢暴下。慢上而為不義者也。有不義者。天子必命將帥征之。每歲於是月而一申明焉。孰敢違王所好。惡而干天之誅哉。荀子。孝成王。趙臨武君。楚請問為將。孫卿即荀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慶賞刑罰。欲必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

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也又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無怠勝而亡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權。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吝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一可殺。而不可使繫不勝。二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三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謂為臣之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始如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覆凡百事之成也。必

卷之二十一 孫卿子 孫卿子 孫卿子

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
幸敬謀無壙同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
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與不敬也慎行此六術
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則通於神明矣

臣按荀卿論為將之道至矣盡矣所謂可殺而
不可欺百姓敬謀敬事敬吏敬衆敬敵而總以
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
慢之卿之此言蓋有得於洙泗之餘論而與孫

吳所著之書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語矣
至若所謂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斯三如者
為將行兵而能恒以此一敬存於心念念在茲
事事在茲而又以是三如者凡戰凡行凡有功
皆如斯言則求遠無覆敗之患而可以方行於
天下矣

以上將帥之任上之

公之言所謂八徵者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
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謀以觀其誠明白顯問
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
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
其言與周蓋相出入雖非太公孔子之言然人
君選將參以二家之說而驗之則其人之賢不
肖亦可得而彷彿矣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
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臣按理官者掌刑獄之官也夫掌刑獄之官必

無一毫之私以制人之死命然後可以為理官
為將之道亦猶是也

又曰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
夫將提鼓揮袍音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
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在亡安危在
於袍端柰何無重將也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
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
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

臣按天下之道二吉與凶反順與逆反生與死

反所謂吉順生人之所欲也凶逆死人之所惡也於人所惡之事非不得已焉可以用之哉是故國不得已而後至於用兵士不得已而後至於將兵可一而不可再可暫而不可常所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豈真無哉甚言國之用將不可有制於中而士之為將亦不可有所制於外耳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

臣按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之輔佐也豈一劔之任哉以一劔為任史所謂劔客也

六韜曰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大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識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彊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臣按古今論治者皆知相為國之輔而不知將

亦國之輔也。蓋國之有將相，如人之有兩手，鳥之有兩翼，闕一不可。相得其人，則國體正而安；將得其人，則國勢彊而固。是故治忽在乎文，文之所以循，相之輔也。彊弱由乎武，武之所以周將之輔也。

三略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臣按：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人；君擇將當以未用之先，詳審徵驗，然後用之。既用之後，付以便宜之權，俾其隨機制勝可也。苟進退皆從內制，非獨將之功不成，而君之心亦勞矣。

孫子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強，輔際則國弱。

臣按：輔之為言，夾車之木也。車非輔則無蔽，國非將則無威。然為將者，必才智全而無欠，關謀猷密而無罅隙。然後其國強焉。不然，中有一空而不全，外有一間而可入，則威不立，威不立則勢不振，勢不振則日流於衰弱矣。

漢高祖為漢王時，初得韓信，欲以為大將，呼信拜之。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

信也一軍皆驚焉

臣按古者豪傑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禮然
後肯盡忠竭力以為我用苟待之以常調則彼
亦以常人自居雖有奇才異能曷以自見哉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听漢王問
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
富还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
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
吾無患矣

臣按古人之遣將必問敵之將何人先料彼之

將與己之將相當否然後遣之因其所任則可
以逆計其勝負不待臨戰陳而後決也

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
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
也

臣按錯言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林林者皆
民也民之稟賦有強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
編集為兵精而擇之教而練之作而起之則皆
良兵而可以取勝矣然非求於林林之衆而用

其糾糾之良雖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奮雖多亦
奚以為哉是故必得一二之良然後可以成十
萬之勝然千萬人之中群居而混處未易以識
之也然欲識而拔之其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
棄不以離而疎不以罪而廢是故管仲射鉤亦
桓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
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疎賤孫武之瓦
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
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叅軍
平蜀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

貌闕閱計其間哉

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若不擇將以其
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按錯謂器械利卒可用將知兵君擇將四者
為兵之至要臣愚以為四要之中而君擇將一
者尤為四要中之至要者焉蓋將得其人則士
卒用命而器械無有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
將統用命之卒用精利之器則兵威振國勢彊
而四夷服矣

光武較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
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
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
本能御吏士念自脩較無為郡縣所苦

臣按光武所謂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
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興
師旅以征伐所以除盜而安民也然盜豈自外
至哉即民之為也平定安集則民去盜而復為
民矣為將者必掠而屠之以張威立功盜則除
矣而民亦從而損焉光武之為此言真知帝王

用兵之旨也哉

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
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
計若但任勇一匹夫敵耳

臣按為將之道不過乎智勇二者而已勇以決
其行智以運其用蓋當夫受命決戰之時無敵
於前無君於後奮發而剛強固是勇也然而必
有怯弱之時焉則是智而已矣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

戴溪曰。所謂制者。何紀律是也。兵有紀律。則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能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為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克。舍此雖太公莫之能行矣。

臣按。兵貴有制。將貴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將之能否。是以君之擇將。必求其能不能者。決不可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無制耳。非謂將

之可以無能也。將既無能。又焉用彼哉。由是觀之。選將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蓋各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擴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盡合衆人之能。以為一己之能用。此有能之將而統夫有制之兵。進退分合。左右以之。無敵於天下矣。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戴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所更嘗。遂使

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古
者創業中興之君天下雖已平定必有老成宿將
相與圖回廟堂彼於用兵皆身所涉歷不但耳目
日見而已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
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
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
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陲卒有警急而
資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顛
倒錯亂而失其所措哉

臣按國家不可無老臣而於將臣猶不可無不

可以其老而忽之也古語有之智如禹湯不如
更嘗又曰百聞不如一見老將更嘗軍事多矣
雖其辨論計慮未必竦動衆人而出其表然其
所言論皆其所更嘗非無徵者故趙充國既罷
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
其後段會宗為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得此
意也

元魏明帝孝禺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
功在於將帥得其人高以也
將帥多寵貴子孫銜
攻戰自許及臨大敵

父懷雄圖銳氣一朝頽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
古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
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
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
禍福如其不俊以順討逆如此則何
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雖言當世之弊然後世世將之
世不復問其人果何以將否僥
備員彼駿魯不自知苟快目前不
不足責矣而有國家者承祖宗百戰

之餘所得之境土而付之駭童庸豎一日有事
彼豈能支之哉

唐太宗時拜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
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
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
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臣按秦築長城以備虜延長數萬里役死百萬
人太宗以一人而當千萬里之衝而衛千萬人
之命其過於長城遠矣

唐太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就

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嘗言勸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徽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

臣按王者用兵貴乎有節制彼幸而勝亦幸而不敗皆非有成筭者是故有節制以不敗有成筭以取勝是謂萬全之師

陸贄言于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

之於間誓莫于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令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綬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經綸之術豈不都繆哉自昔帝王

之所以長亂斂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
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陛下宜俯徇斯意因
而委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
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
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
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
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
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
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臣按贊所謂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

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
言此可以為人主委任將臣之法至謂所賜詔
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此
可以為人主賜詔將臣之法凡代王言者不可
不知也未言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
能用人其要在於順物情其契在於通時變此
數語者非但用以制軍馭將凡處天下事皆所
當然

贊又言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熟
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惟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

忠純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
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
四者皆漢高祖所用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
其才管仲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晉文公用披此桓
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
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
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
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
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孔子曰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君陳曰無忿疾于頑

臣按自古聖賢有改過之說而用人者亦曰使

功不如使過况乎用兵戎之士而又當有事之
秋尤不當責以全而求其疵也

宋蘇洵曰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
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
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
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
相侔也

臣按將相二者皆國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亂
所繫者也洵謂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

將也戰必勝攻必取如此之將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此誠不得與相侔若夫折衝精神之將侍夫環衛而姦盜自清處夫朝廷而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將而如此其功豈下於相哉

蘇軾曰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

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為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

而用也

臣按。軾謂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真有見之言也。夫試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誠未見其必然也。惟試之以一官使之臨衆而蒞事。則才否見矣。才則用之。否則否。

蘇轍曰。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

之而生。故我宋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其去兵權。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

臣按。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擇其利多而無害者為之。斯可矣。然所謂利者。非便於己私之

謂也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無禍害是也
是以君子貴乎講學以明理公心以處事

輒又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羗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調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

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

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考也敵之
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
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於布
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
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
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疆敵
而不敢輒近

臣按轍此言曲盡用將之道朝廷用將而能假
之以權豐之以財而不繩之以文法小故則將
得以盡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我行蓋躬自為將

者也故知為將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將
者以將將此所以將盡其才而國賴其用也欵

以上總
論將帥

以上將帥之任上
下

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

臣按此見魏絳能執法以肅軍禮而晉悼能容臣之執法以佐邦治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姑？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臣按將兵者一夫之能將將者萬乘之智君之

於將猶將之於兵也。人君必能將將，然後將効其力。將必能將兵，然後兵盡其技。將能將兵而君又能將其將，則任用得人而所向無不成功矣。苟為不然，君之於將也，惟因其職而用之，而無駕馭之方，是之謂遣將而非所以將將也。將之於兵也，惟以其勢而驅之，而無節制之法，是之謂出兵而非所以將兵也。駕馭之道，柰何？杜甫詩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高祖之用韓信，可謂駕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寬仁大度性明達而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使，則亦不能以駕

馭之也較之易所謂神武不殺雖不及然亦庶幾乎

光武征河北祭遵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貴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臣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闘而獨遣馮異荊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略而明於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而恤其妻子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飭諸將及賈復之於寇恂有部將誅戮之恥則又為之致禮極懽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其御將亦多術矣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

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按：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貳之心而懷機蓄智以相待，則君臣有不終者矣。光武於馮異可以為萬世人君推誠待下之法。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頰，恚恨也。兵不出戰，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心。晟懼為所并，乃

陸贄上狀言：大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已。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御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指無危勢。

臣按：當是時，李晟既徙屯東渭橋，後數日李懷

光果拜李建徽揚惠元兵惠元死之贄之料敵
可謂明矣然贄所言非但可以施之於當時其
所以制軍馭將之策離合疾徐之勢所謂得其
要契其時者百世之下皆所當知者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
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
其柄者將雖才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
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
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
由於此

臣按自古立國者必文武並用將相兼任然言
相臣者不言馭而馭之為言乃獨加之將兵之
武臣蓋將之為將以武勇為事以疆毅為任非
人君有以駕馭之不能得其用也雖然此特霸
主馭臣之術耳豈仁君待純臣之道哉夫古之
所謂將臣者非求之於文臣之外用之以總庶
政則謂之相用之以統軍旅則謂之將人君待
之當如一誠心以信之直道以臨之任之云耳
何名以馭哉

贄又曰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

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
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
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
責虧度矣課責虧廢猶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
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陳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
無入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
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
之功重增供億之弊

臣按朝廷舉事當如青天白日一事不可放過
而於制馭將帥尤不可含糊隱忍是故萬人之

中而一卒被虜若無損也千里之地而一障被
劫若無傷也然漸不可長微所當防功過不可
不明是非不可不審是非審而功過明如是則
萬里之遠如在几席之前萬夫之多悉在洞察
之下措理者得以伸其蘊誣罔者不能行其私
將見將無不竭其才卒無不竭盡其力

宋太祖嘗命有司為洛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聽堂
悉用甃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郭進
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
邪上寵異將帥多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臣按宋祖視將帥不減其兒女大哉言乎帝王無間之仁也夫君以子道待其臣臣不以父道事其君君以家屬蓄其臣臣不以家事視其國非人也

太祖時內臣有違事後唐者上問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迎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髯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馭誠為兒

耳
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為純吾法惟有

臣按人君之於將臣待之不可不誠馭之不可不嚴太祖蓋得之矣

太祖以姚內斌為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憂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

臣按後世人主得用將之術者首稱宋祖觀其

謂財用豐盈必能集事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真知所輕重緩急可以為百世帝主用將之法矣

太祖時郭進御軍嚴部下整肅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詣闕訴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即命執以與進令目誅之進方奉表謝會北漢入寇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薦汝于朝廷軍校果立功而還

臣按人君用將而能任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則號令行而事無不集矣後世人主徃徃許將臣以軍法從事及其下有來訴其用法過度者却又責之則為將者不知所守而為其下者無所畏矣然則奈何曰有來訴者執以還之他日別敕以戒之可也

乾德二年王師征蜀十二月京師大雪帝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彼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驛齎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不能徧

及全斌拜賜感泣

臣按宋太祖因深宮之寒而思邊塞之苦臣下聞此安得不感嘆而思盡其忠節哉後世人主耳目所及猶不知恤視此可以觸類而興思矣太祖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闕斬於都市初近臣營救頓切上曰與師弔伐婦人何罪殘忍至此當速寘法以償其寃

臣按王者興師以至仁伐至不仁去其不仁所以廣吾仁也而為將領者不體上之仁而恣其暴虐豈仁者之師哉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許彬以為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徐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彬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

呂中曰人言漢高祖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地以封之此高祖有一殺諸將之心矣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斬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

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臣按人君之於爵賞雖有一定之規而不可無意外之慮蓋國之爵祿有限而人之功庸無窮吾於一事之功而遷爵之極品之位後又有功將何以加之哉此後世功臣所以徃徃積功至於無可賞之地而罹他患也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為崇義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

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恐將帥恃功為過故抑全斌以立國法及事寧之後追賞前功此真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臣按說者謂宋太祖之於王全斌得帝王駕馭英雄之術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而宋祖江左即平設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則全斌之罪終不白而太祖之心終不明矣大抵人君為事其處心也當如青天白日其處事也當如震雷時雨

蘇洵作衡論其御將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食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將也將之才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

之術以稱其志

臣按蘇氏論將有賢才二者是已至謂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所謂智者結以重恩示以赤心而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嗚呼智與信皆五常之德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是則所謂信也而能先覺豈非智乎恩之所施心之所示皆本乎當然之理而出乎自然之情非故以是而結之示之也蓋所謂賢才之品雖異而信智之理不殊於信智之中而又有仁有義有禮焉仁以保愛之義以節制之禮以優

待之是則所謂天之道君之德國之政也術云乎哉

洵又曰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

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懷其墮彼其思天下之深仁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

臣按洵謂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得古人威懷天下之術以上言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即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謂關西出將即此地西方屬金金主肅殺人生其地者多壯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奮者多在于斯雖然此論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無

往而不有此又不可專以地氣拘也

北魏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請重將鎮之選脩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為比緣邊州群官不擇人惟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成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寇之心惟有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如有執獲奪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質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賞亦

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陞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時賞罰

臣按袁翻所議濫舉將領之弊非但在當時然也其欲朝臣王公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賞罰舉主之人臣竊以為其人有功并賞其舉主即漢高祖因陳平而賞

魏無知也此固可以激勸薦賢為國之人若夫
兵家勝敗無常事固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若其
人果怯懦而謂之勇果昏愚而謂之智則坐以
濫舉之罰彼固無辭矣若夫事有出於不得已
有非人力所能與焉者宜加研審核實不宜一
槩以連坐坐之也不然則彼過為身謀者不復
為國舉賢矣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
長槊馬射步射筒射入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
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武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
復書然郭子儀大勲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
中出是豈可槩言其不足道耶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
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
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
以統人者

臣按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
求焉今宜立為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
擢用之比其言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

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為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臣按將才古稱難得然以臣觀之非其才之難得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非獨上之人難於知人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蓋世之求將者必求其智與勇如有所用必先有所試可也然試之以勇可以得其膂力而不能得其剛決試之

以智可以得其謀論而不能得其精審是故匹夫之猛未必可以當大敵警敏之見未必可以洞先機此人君之求將所以貴乎先事而預求多方而廣蓄也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志於治矣

臣按太祖此言卽吳大帝勸魯肅讀書之意。為將而不明義理不通古今。雖能成功。不過麤材而已。是故古之明將無不知書者。但不循行數墨尋章摘句如儒生之為耳。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臣按武事與文藝異。固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也。然於無事之時。欲求戰陳軍旅之士。不以言語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資世用。

乎得識義理。知機變之人。無間文武皆然也。試之以武舉。欲其知戰陳軍旅之意。爾彼誠識義理。知機變。一旦臨事。料敵出奇。應變舉諸此而措之耳。論文科者謂科目不足以得人。豪傑之士由是而出爾。臣於武舉亦云。

真宗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文武中固亦有人。蓋不經戰陳。無由知之。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戰不可忘。古之道也。馬知節曰。將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願臨事機變如何耳。

臣按真宗謂將帥才難。文武中國亦有之。不經

戰陳無由知之然戰不可試蘇軾謂試之於治
兵蓋得之矣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邊上將帥常患少人國家奄有
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哉蓋
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
被管軍臣僚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
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有勇之人各舉一名不
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
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
軍事亦當連坐

臣按就軍伍階級中求將按其優量其才循其
序而用之則事半而功倍矣此可以為平世選
將之法然遇有非常之變則又在乎變通焉

歐陽脩言于仁宗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
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
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
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
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
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
之不過與一主簿備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

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龍
鍾跋蹙爾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
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
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
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
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
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臣按脩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
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
賤人君之選將才囚人所舉薦及有功當陞賞

者恒以此三言者為權度則得之矣

脩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
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來
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
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技
精而最勇者百入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
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
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
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
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

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臣按脩之此策行之今日亦為良便蓋

祖宗以來軍伍之制階級部分已定難遽更改誠能就隊伍中較其人之披精而能勇者以次比較等而上之試以軍職與原係管軍官員相兼任用待其智勇著見及有顯功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為賢良方正恥為將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奧煩碎之事為問故令所習不專為有用之學武舉者驟張馳射侷於卒伍固不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謹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置闕下量與迂擢隨其品位任於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勵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爰相遠也

臣按富弼請舉將帥不限品秩不責罪過蓋限

品秩則卑賤者不與而世多遺才矣責罪過則
誑誤者永棄而世無全人矣凡求才以用世皆
不可况求將才以即戎乎

弼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
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
止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
經亦令雜讀史傳傳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
兵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當
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
臣按自古文武無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未

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非所以為武也然此三
代之學也後世事事不如古生於世者皆今之
人而所為之事必欲古之復是務虛名而無實
效武學之設雖非古然聚武冒於一室之中專
為一事之學子夏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韓愈
謂事業有專攻亦未必無益也

蘇洵言于宋仁宗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
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
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陞
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祿

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為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

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臣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齟齬一人有枕櫓安即轉而危矣人君當國家無事之時賢才彙進之際恒思于心曰今日幸無事人才足給使令用之理政務泄黎庶固有人矣卒有急難今之將帥可以折衝千里固疆圉息禍亂者誰歟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以訪之試以繁雜寬其約束養

其威望儲之以備一旦倉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

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績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為額

臣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於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始此

張舜民言于哲宗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興歎側席而為憂在趙則強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皆戰之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養乃可至此今孽胡未殄疆場屢騷天怒未加而瓜牙先缺此何理也傳云內無良將外有敵國此秦之君臣猶以為憂况以天下之大者乎竊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柢幹枯栢何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培之植之以充梁

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幾有備之實故能免倉卒不及之患

臣按舜民言將之為用不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斯人也豈易得哉自非平日有以培植之澆灌之壅其根而條其枝去其翳而除其蔽期之以大而不計其小安能成就之使至於斯哉國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則姦雄之心自折夷寇之謀自銷矣

高宗時校書郎汪澈因轉對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鷲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

臣按國家之儲才如人家之蓄器物閑時求而收之急時出而用之則無缺絕之患矣人才有文武二途文才隨取而隨用取即有之惟武才不常用然亦不常有也須多方以求之諸路以來之積之於無用之地以俟夫一時之需然後倣急不至於乏人用也

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

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
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
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率
授以摧酷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
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淺深授以軍職使之習練
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
人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臣按開武舉以試將才亦猶設文科以取儒士
也科目以試士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因言

以求其心究其學識亦可彷彿其一二焉武科
之於將才何莫不然宋太宗謂科目進士不敢
望技十得五得一二人足矣臣於武舉謂亦然
朱熹言于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倍克士卒以
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
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
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
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
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
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

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
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為將帥者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
勢豈不誤哉

臣按債帥之說起於晚唐至宋南渡後亦有之
方國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時無此等事也熹之
此疏說出當時營求以為將帥之弊委曲親切
如躬臨其事親見其人然人君用將當加審察
曰吾今日之用將帥得無亦有此弊乎幸勿以
其案牘具備等級推先而即信以為實然也

用

以上將帥之任

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一

嚴武備

將帥之任

下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立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鑄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

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
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
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
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
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
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
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
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
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
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催

悅將無咎歟

唐太宗謂李靖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
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
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軍中但
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
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
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
委寄以權也

臣按六經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
非武王與太公問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將之

儀又非後人杜撰得出者蓋古有此禮也後世此禮不行久矣雖以唐太宗欲行秦定而李靖猶以為出師而先告廟任將而許便宜無以異於致齋推轂不須秦定况其他乎夫出師命將所以戡定禍亂安定國家付人以斬殺之權俾其司三軍之命夫豈細事而輕易苟簡略無禮儀何以激勸士心增重將權而使之出死力以成武功哉古今異宜不能盡制請命禮官斟酌古制秦之時宜定為一代出師遣將之禮

漢文帝謂馬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之

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閭以内者寡人制之閭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推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藉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臣按文帝嘆不得頗牧之為將。而馮唐對以帝得之而不能。用且舉古人遣將之禮。及李牧守邊之事。以為言末。以魏尚事實之。此非但當時之弊。而後世拘文法以繩邊將。其弊至今猶然。

明主之任將帥。專其委任。責其成功。惟以兵政脩舉。寇盜息滅為效。不必區區於簿書文法之拘可也。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叅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按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

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材端拱於委任
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
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受之柄
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
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
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
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臣按古今選任將帥之方贊此疏盡之矣後世
人主所當遵行者也

贊又曰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
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
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
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
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
若所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
待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
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
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
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颭

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遛之間寇已奔逼托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晉夫燕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為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臣按贊之此奏備述用師遙制之失古今一律也其中所謂雖有所懲亦有所失將帥旣幸於

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功中古今事情至若所謂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為一其摺獲則張百以成千此又邊防陳功告捷之通弊也

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

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臣按晉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寺人穀鞮以
弄趙衰說者謂守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
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失政之端由是
滋矣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貂以敗其後景監
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
也嗚呼晉文公謀守原之人於穀鞮知治體者
猶以為羞當時陷後代况親用其人以統軍旅
任閭寄乎有志於帝王之治者宜觸類以自省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

討淮西者勝則盧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
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特勸上罷兵上曰勝
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
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
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臣按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斷之一言誠
人君制事之本也苟其事合於天理之正協於
人謀之公而又剛斷以主之於中則天下無難
為之事人主無不成之功矣史言討淮西者勝
則盧張殺獲敗則匿之此裴世將帥蒙蔽之常

態非獨唐之征准西也。有國家者不可不知。穆宗時，招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免承偕。囚之府舍。穆宗召悟送承偕詣京師。悟不時奉詔。穆宗問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効死。穆宗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卿更思其次。度請流之。

臣按劉承偕以驕縱激變劉悟為彼所囚，裴度謂罪之是也。而乃令劉悟集眾斬之，欲以此收藩鎮心。如此固可以得藩鎮之心，無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竊以謂承偕果有罪，朝廷當下詔數其罪惡，俾劉悟遣人送詣京師，明正其罪。如此則得之矣。雖然，承偕太后之養子也。誅之則傷母后意。奈何？曰：帝舉承偕罪惡，反覆為太后言之，曰：不誅之，恐激成禍亂，為宗社憂。言之至再，至三，必從之而後已。

武宗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

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露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

有功

臣按德裕謂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豈但當時之弊哉德裕此舉善矣然非二樞密與之同心不能去此蔽而成此功。二樞密使亦宦臣也乃能徇理而不徇乎私為國而不為其黨吁賢矣哉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遂觀察使李訥貶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

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臣按：既用為將帥，而又以中使監之者，疑之也。中使將帥同為臣子，何用分疑信於其間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監軍以中使適使之撓將權，壞軍政而懈士卒之心，未必有益也。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

斬之。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誰歟？將帥也。將帥不能肅其下，則則有仁不能施，有義而不能振，號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劍之意，可見其仁義之兼盡矣。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

食賜資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
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
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
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
腹中之所致也

臣按昔人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
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
大又其官而責其成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
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
則其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至

小其名而不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
智者得以騁略其過則不能奮久其任則事體
熟自古用將之方不易於是而宋祖能用之此
其所以養士少而蓄材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歟

太宗大平興國中以楊業為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
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
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
其書付業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

收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為難爾將帥專閫外權擅行威福人豈無嫉之者嫉之則謗自生既有謗言聞之於君君惑之則疑其將將被疑未有能立功者此樂羊所以感嘆其事自後帝王非聰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謗言者其明不及魏國之君也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過魏國之君矣

臣按太宗之於楊業可謂合古人用將之道矣雖然將得其人如此可笑苟非其人豈不益長

其惡哉是以君子貴明理而先覺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筆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舛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俾亂不得而萌也

臣按太宗謂微勞盡甄下情必達此二言者用將之要道也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達為主下情不能上達雖大功鉅庸亦或為人所蔽况微勞乎

孫何言于真宗曰謹按史記漢高祖將定三秦擇良
日齊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部管諸將魏故事
遣將出征符節即授節鉞跪推轂北齊命將出征則
太卜詣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衮冕拜
於太廟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柄將軍既
執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制臣即授
令有鼓旗斧鉞之命而無一言之命於臣皇帝曰者
利社稷將軍以之將軍就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
門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也臣伏見今邊將授任赴
鎮之際但授天一之詔前所謂祭壇告廟之禮皆問

而建良可惜也

臣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哉

文皇帝遣成國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

聖駕幸龍江禡祭而親諭能等其儀注之詳具載

于有司可考也可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
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
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
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臣按古者命將付以閫外之寄。固無俟乎文臣以為之副貳。然後世人心不古。為將者多用不知書之人。義多而仁少。勇有餘而智或不足。用武人而參之以文。行義而本之以仁。用智略以資其武藝。似不為過。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質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為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

身之地。歷邊任者。

才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獲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効。

臣按方平言。太祖久任將帥。最可為後世法。夫漢唐以來。人主稱善用將者。首稱宋太祖。雖漢高祖有所不及。蓋漢高能御將。而宋太祖則善任將也。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

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銜羌
戎亦以饗軍士太祖用姚弋弋董遵誨抗西戎何繼
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徂農賦
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
也又聞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豬羊肉數千
斤次給戰士

臣按將士禦敵將以其性命為國家衛民守土
苟當出戰之時而為將帥者徒以法令驅之而
無簡勞之禮何以感激其心而使之竭力盡命
乎昔之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其報而亦自

以一蹣不及而致其怨者飲食之物雖微而人
之感激甚速非徒區區饋啜之故也田况之言
豈無徵之空言哉

劉敞言于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為之設介
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所以謹大事備
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廣節制萬里言
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拊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
無所仗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全也朝廷以狄青宣撫
荆湖經制盜賊而議不制副臣以為不使

臣按人君之任將固不可以不專而亦不可以

獨專也蓋人資性不同才智有限一人之見不
如二人之周此命將所以必為之設參佐也然
此非獨以輔其所不及亦所以遏其所不敢焉
人之所以敢於為非者無人以制之也有同心
之人則潛消其非心有異議之人則遏絕其惡
念

神宗元豐中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為駐兵討賊之
地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詣執
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
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鄰多壘此卿大夫之辱

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官也
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臣按李舜舉之言蓋有所激而云未必其本心
也但所謂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
將帥之任則天下之名言也內臣而能為此言
豈但賢於其類而已哉

王巖叟言于哲宗曰朝廷進退大帥固當重謹不可
輕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於愛憎喜怒之私
意而欺罔公議豈不損主上之明誤國家之事果若
可疑自當令本路監司公共躡量信如其言行之未

曉今言者往往蔽其所長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
暴之則其愛憎之情自已可見夫有顯效則不錄而
陰言則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為陛下盡心者既以人
之一言易元帥元帥將人人畏憚此曹有不自保之
憂此曹日將人人侵侮其帥有驕橫之勢此風寢長非
朝廷美事

臣按漢文帝時李布為河東守嘗召至京師留
卽一月而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
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
去此人必有毀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

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聞之有以窺陛下淺深
也夫文帝之於李布君臣之情通有言猶可以
達後世上下懸絕殿陛之間如在萬里况邊將
真仕萬里者哉人君進退將臣當以嚴叟此言
為鑒

胡寅言于高宗曰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
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
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
庸駑不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與之親厚等威不立
賜予過度官職踰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

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此任將之虛文也

臣按寅進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夫事有實有虛其實則有其功驕乎虛則無其效非但此言

然也

將帥之性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出師之律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

程頤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正道止於是也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

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夫師旅之興无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朱熹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為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臣按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為故惟能以衆正而後可以王也。蓋兵凶器。危所謂險道也。非正不興。師非順不用。衆是謂王者之師。然而不免有殺戮之慘。供需之費。兵戎所至。毒害隨之。故興師動衆。如用毒藥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癘瘕之癖。決不可輕用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程頤曰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

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
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凶道也制
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
也蓋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朱熹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在卦之初為師之
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當謹
始而守法也

李過曰其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
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
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至妾戒以勿

是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為師也

臣按律有二義有出師之律有行師之律出師
之律當以正以義行師之律當有號令有節制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頤曰師之進以強勇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
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
進知難如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
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
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行師之道因時施宜故左
次未必為失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臣按聖人作易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退而无所失雖无功亦无咎也後世一切以文法從事而有行師逗遛之罰坐于庙堂之中逆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計其勢之可否臣竊以為帝王之師當出萬全有行師左次者當計其得失成敗而不論其進退遲速可也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也征禹乃會也群后誓也于師曰濟濟和整衆也有衆咸听朕命蠢動也無也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于以尔衆二

朱熹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

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矣王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尔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臣按此人君征蠻夷誓衆之始先儒謂舜時薄海内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

征之蓋征之為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
後人君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則亦
無辭以正彼矣觀禹誓師所謂昏迷不恭侮慢
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
則三苗之君其所為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
為華夷主坐視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則非天
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
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內若外無間
華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尊苟有一人之弗循
正道則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歸於正道之

中人臣於是奉君之辭而聲其不正之罪以發
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趨向之不同誓
力之不齊故又必誓之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
幾其功勳之有成也蓋心不一則敵愾之志不
專力不一則擊刺之勇不決又安能以成功哉
其誓誓師于其地大戰于其地乃召六卿六卿之卿王曰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苞氏威暴虐之也侮輕忽五行
怠棄不用三正子丑寅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
之罰左車不攻治于左汝不恭命右車不攻于右汝
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殺于社予則孥戮汝

蔡沈曰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不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左車左右車右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範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

敗敗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其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禮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

臣按先儒謂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蓋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啓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會從家學素講明

來臣竊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辭而觀之啓所以
數有扈之罪者無以異於禹之於苗也然誓之
中皆必以天為言禹之於苗謂天降之咎今啓
於有扈亦謂天用勦絕其命可見古之帝王所
以興師問罪皆因其得罪於天而奉天討以正
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以來徂征之師有扈之
侮慢怠棄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辭于帝以征苗
啓恭行天罰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
故正之苟在已有不恭與夫左右從事之人不
恭命焉則已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

中拳拳以恭為言用命而賞賞其恭也不用命
而戮戮其不恭也賞與戮不敢自尊必行之於
祖與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別名乃
帝王相傳之心法啓之恭即禹之祇承禹之祇
承即舜之恭已堯之欽明也事有常變而恭敬
之心則無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師之本
乎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坎俶始擾也

天紀遐遠棄厥司所司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行天罰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山

岡山春也王石俱焚天吏逸過德烈于猛火殲厥渠大

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畔官則

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天紀即洪

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又言火炎崐岡不

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夫吏而有過逸之德

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王

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

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嚴明之謂

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

嚴嚴明勝則事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

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嘆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

戒懼而用命也

臣按蔡氏謂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

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

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樓

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臣竊以謂篇

中所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可以為萬世濫殺不分者之戒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以為萬世誅惡宥善者之法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可以為萬世行師姑息者之戒

湯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格至也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賜也汝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

臣按誓者臨衆發命述其所以興師之辭用之以作士氣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後啓征有

誓則有誓胤侯征羲和則有誓至是湯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謂禹之征苗也曰爾尚一乃心乃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至湯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觀世變

秦誓王曰追稱嗟我友邦親也冢君尊也越及也我御

事治事庶士衆士也明聽誓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

考類于上帝宜祭社于冢土社也以爾有衆底致也天之

罰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言予小

子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三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臣按泰誓所謂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聽誓以征伐之意告諸人也受命文考類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舉事必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誓于臣民而無疑質之神明而無愧然後興師動衆是為王者之師不然徒以上地

之故意氣之間恃強以凌弱倚衆以暴寡言于人則強為之辭告于神則曲為之禱是以人命而據其貪殘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也果毅以登也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蔡沈曰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

兩句古語喻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
爾衆士而殄絕滅汝之世讎也殺敵為果致果
為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
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
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臣按入君出師以作士氣一衆心者不過賞罰
二者而已啓誓師于其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
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衆亦曰功
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是即其誓之意也然其
誓以用命不用命為言泰誓則以迪不迪為言

蓋惟用命則能迪果毅以有功賞不用命則不
能迪果毅以致顯戮其言互相發也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也于六
步趨進七步乃止齊整齊焉夫子勗勉也哉不愆于四伐擊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
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少不下四
五多不過六七乃止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
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
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

呂祖謙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
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
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

臣按後世戰法之見於經者始于此先儒謂六
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陳進戰之
時所以坐作進退者足也足以行止於六七步
焉所以戒其輕進也所以攻殺擊刺者手也手
之伐上於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貪殺也蓋王者
之師聲罪致討理直而氣壯不慮其不勇惟慮
其過於勇耳武王之誓師不勸其進而戒之止

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肅齊一焉此王者
之師所以不急於成功而亦不至於敗北其與
後世之師進之惟恐不速殺之惟恐不多一敗
即至於潰散也異矣

尚桓桓威武如虎如貔執夷如熊如羆商郊弗訝
也迎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蔡沈曰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能
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
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此篇

嚴肅而溫厚與湯誥誓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

臣按先儒謂用兵以制節為尚以武勇為主武

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其過於勇

而妄殺故以殺降為戒其篇終所謂弗勗者即

申前所言之三勗也一勗其勿輕進再勗其

勿貪殺三勗其尚武勇而勿殺降出師臨戰而

能勉於此三者是則所謂節制之兵也是惟不

戰戰則必勝雖不勝亦不敗矣武王於此丁寧

反覆呼其人而致其勉然猶恐其聽信之不專

也故其終也又示以有戮之戒蓋軍事主嚴不

嚴則號令不立也嗚呼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
歟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速也奔走執豆籩木籩

竹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

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吉武功之成田

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鄭

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為由親而尊臣竊以謂

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為先後哉底至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致罰非其人得罪於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輕易以動衆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積之惡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軍旅所至之地所經過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興師及彼不可不討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愆之理反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順于人決不敢輕舉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已必正而後可以正人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况神乎神所不可聞者人決不可為也一已為

之且不可况役使千萬人而為之乎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

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宣王自我戎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

南國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

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鼓而進之厥虎臣闕怒奮

貌如虢虎之自怒虎鋪而敦也淮濱仍就也執醜虜截不可犯之

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輔廣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

臣按先儒謂此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羽也如江如漢如

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大征徐

國

朱熹曰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

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縣縣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

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臣按先儒此極言王師之無敵如此

其卒章曰王猶道允也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朝也徐方不回也王曰還歸莊師而歸

臣按詩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則以常武為名一篇之詩凡六章章八句並無所謂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蓋特立名義序所謂因大德以立武事是以始言敬戒終言允塞是則所謂立常德也其間所謂整六師奮厥武進虎臣執醜虜疾而粟衆而盛其靜也則不可動其強也則不可御繇繇然而相續翼翼然而整肅有

不可測度之神有不可勝當之勇乃一舉而致徐方之來同同者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來庭庭者四夷八蠻朝會而無間也若是者雖曰奮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於四方來庭則亦非常之武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獻楚俘于王周襄王駟介

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相也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

醴命晉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為侯伯仇命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赤亦弓一彤矢百旅黑弓矢千秬黑鬯一卣中虎賁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也遠王
慝晉侯二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入三覲

臣接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之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也愷樂歌也以入於晉獻俘獻

俘授數也耳所載也飲至飲酒告也大賞大行賞也徵會召諸侯也

討貳討有二心者殺舟之僑濟河先以徇于國民於是大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二罪謂上文殺顛頡棄食

羈初瞞致命及舟之僑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二十年

臣按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凱還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後社爨鼓祝奉以從

杜預曰師出先事後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乎殺牲以血塗鼓鼗為爨鼓

臣按古禮天子親征祝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示不專也

論語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

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熹曰禹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
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
同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
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
又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
事人固有好謀而事有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好謀
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
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
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是思量都

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
黃幹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
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
氣臨事不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
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于
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
教之以義理之勇焉

臣按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二言者
萬世行軍制勝之要法也後世兵書所謂四部
七書千言萬語其方法籌策雖非一途之可及

一端之能畢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力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力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况此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於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臣按程李二將出師之是非司馬光斷之當矣後世行師者要當以程不識為法而以李廣為戒

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闢智不聞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詔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尔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

兵則耗國滅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所謂善用兵者以少為多古人少而常勝者以此也

臣按先儒謂世之為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

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苻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為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為累爾况國家之與

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脩武備者惟在慎選將帥嚴立階級因其見有之人補其不足之數無事則簡閱之訓練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無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則約束之戒勅之申令之使事事皆合法而無一事之不如法縱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當十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如一人既不虛吾之糧賞以致耗費又不闕吾之號令以致廢格所御乃所識所戰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所周徧少而愈精多而益辦無敵於天下矣

鷓鴣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臣按此後世戰爭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作牧誓
蔡沈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
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二車
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陳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
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

臣按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禮記孟子皆有

此言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所謂整

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
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開行道戎
車既安如輕如軒

韓嬰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申衡軛之
上盡有劔戟各曰陷軍之車

朱熹曰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輕車之覆而前也
軒車之却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輕車也收軫五束蔡歷錄然文

梁輈上曲鉤衡者游環鞞環也脅驅亦以皮為之陰揜軌也鞞鞞以皮

為鑿續環以相接續文茵車中所坐暢長也鞞鞞也

我騏驎騏驎馬左

朱熹曰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

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

小戎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

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車官革路鞞之以革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

纓五就其纓以條絲而為五匝建大白旗名以即戎

臣按巾車之職王之五輅曰革路兵車也

臣僕掌戎路之萃猶副也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猶屏也

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

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布闕之車也

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

敵致師之車也

臣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

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

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斲養雜沒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為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為之副貳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輿后四尺謂之一等戈柄六尺有六寸既建而也著戈於車斜倚也崇高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為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八尺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倍尋崇

為四尺謂之五等首近亦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及長丈二戈及戟亦皆挿車騎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之矣然後及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及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

也我車懼其侵軼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
也試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也伏兵以待之戎徑而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
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逐之哀我師前後
擊之盡殪也死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
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
擊其中也東戎帥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必之戰欒武子晉大曰楚軍之戎分為

三廣廣廣有一卒卒備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
而說也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
右出各御左廣屈蕩為右針

杜預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
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孔穎達曰右廣鷄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

代之以至於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為
次常以當其夜若今宿直迺持更也

按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
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
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
百五十人此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以三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
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軍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

與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
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
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坊野非不用人而
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
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
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
偏後伍伍承弥縫桓岷之戰楚軍之戎分為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
適吳偏舍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

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大司馬第十

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
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
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
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
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
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
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戎及群狄于太原崇
也聚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也險以什更
也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行陳五乘為三位荀吳之變人不肯即卒斬以
為五陳即兩伍專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
參為左角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李靖曰晉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為
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
千萬乘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
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
廐養五人煮汲五人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
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

一人充率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甞蓋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進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安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子。擊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庚。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勅敵之人。初不迫

於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而與之搏。是以兵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臣按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何也。彼此皆用車戰。而相過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

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之布也。不成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敗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勝。不亦難哉。自車法不行之後。後世之用車者。如衛青李陵之類。皆不過用以齎載而已也。不然則用以禦虜之衝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勝也。且三代之世。分為列國。故常有疆場之事。以中國與中國戰。則車固在所用也。若夫罷侯置守之後。四海一家。不幸而盜賊竊發。制之於早。易與耳。所以養兵卒以備征伐者。大抵為四夷當用我所長以

格之禦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謂車戰之法。實無所用之。政不必慕復古之名。而為此不急之務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險隘攻夷狄。車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國之地。何不可之有。臣謂車戰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平。物有所視。非獨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車。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為長溝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士。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扼。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立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而
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衛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
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

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

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緩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

陁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大

壘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十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

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

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於守而不利於戰

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

則難體製重而轉動為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

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

獨用之戰陳為難則雖行之大陸通達亦有所

机檉者矣惟晉馬隆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用鹿
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
謂鹿角車營者以車為營而人居其中架鎗刀
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
車皆有两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各則其偏為一
箱可以意推矣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
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陘隘之地而且戰且
前焉臣觀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
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為戰
具然其制亦為兩箱偏載則傾歌推行頗遲滯

臣家嶺南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
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為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
前拒三可以為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
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
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脩逢險阻則昇以行
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
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
具衣裳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
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為營可免士卒夜
夜立柵桃塹之擾其車之式具于分註乞下有

司計議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製造就令隊
伍中二十五人為五車其於成法無有變更其
於行軍不為無助其車之式用兩木圍九寸長
起中以受軸為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
為之而不設輻十為一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五
六寸許兩轅上各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
橫木近輪處斷為二孔用二小穹木條實其孔
中引而最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
所載則以繩繫於其上又於輪之後兩轅下用
木為足與軸等其後橫木上施軟尊以為坐席
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篋以盛食器軍中刀斗用
畢亦載其中其轅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背躬執
戰用為鑄鐵為利器如耕犁樣肩于交轅之首
鐵條長尺三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鎗兩轅之
鈎聯車為營之隊前轅担去稍遠則用鎖繫之

於後轅紫相後傍則以鐵鈎怡其鐵彼此相
雜以固又於後轅之次左右各加一鐵條以
駐車時用刀或鎗貫鏢中而立馬彼兩軍交鋒
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敵來衝突一
夫推之而前四午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
當其馬背又用不或革為楫豐牌立於車上以
蔽推車者大抵其車不用膠飾其不可施斧斷
覆只用麻繩縛其車上各具刀斧斷各一及
類以備急用之

唐太曆中馬燧為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後狻象
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
器械無不犀利

臣按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
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
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
戰陳禦突騎之輕慄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
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甲鎧也夫鱗
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
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陳之鱗介
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陳賊至則斂兵拊車以拒之賊
退則棄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藉
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
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銜輓駕以牛布
為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
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
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綱
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霆電擊車然而卒不見
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
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尚未
聞以車戰取勝况
今日之邊皆臨崇山峻嶺浮沙積石也哉其車
之大者決不可用也無輕信人言耗民財費工

力以為無益之事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
頌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
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
離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
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為陳。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
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
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
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
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

臣按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
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
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
恐未必皆宜。

魏勝創為如意戰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纜
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
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
以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
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
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

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
陳則出騎兵兩翼掩擊按陳追襲少却入陳間稍憊
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

臣按兵車乃古者常戰之具閉門造車出門合
轍彼此同一其制焉後世則人自為之製隨其
時勢用其智巧而創為之不拘拘為古法然善
用之者則亦可以取勝魏勝所製之車其制今
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砲
車今不必悉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
息之合三者以為一製為人推之車數久之力

可將者樹牌垂纜列槍駕砲每兩必須蔽數十
人略如勝所製者每邊城製三五百兩歲遇農
大作之時運實田所障蔽官一軍俾得耕獲戰以為
陳居以為營收穫以為載不為無益車以上

通典黃帝制陳法

李靖曰黃帝始立立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
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
間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
四面諸部連續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
紛紛紜紜闔亂而法不乱渾渾沌沌刑圖而勢不

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
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炁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
以命將機制勝作為陳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
不憊神不忒故八其陳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
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
蛇向敵而蟠飛龍翊鳥上下其執以致用也至若
疑兵以固其餘也游車以按其後列施張則二廣
失舉犄角則四竒皆出

臣按陳法說者謂其為黃帝所作亦猶世人謂
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各醫用之以

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黃帝所
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
本之以立戰陳或建之為圖或筆之於書可攷
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
未之有也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竒正
前面雖未整粹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蔡
元定曰譬如一十分雄壯之人與一四五分力
人厮打雄壯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識相打
法對副雄壯之人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可見
八陳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觀朱蔡二子之言

則陳法於爭戰不為無益矣故載之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立旗期民於其下平列陳

如戰之陳中夏教菱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

振旅之陳

臣按司馬中春教振旅如戰之陳蓋必國之所

用以戰者其布列方位弥縫偏伍分合坐作進

退疾徐皆有一定之號令方法故於仲春之日

教民以振旅其所演習者一皆如臨戰對敵之

時也故曰如戰之陳至於夏之菱舍秋之治兵

又一皆如春之振旅焉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

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教之於閒暇者此法

也用之於臨敵者亦此法也

曲禮前有水則載音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屬前

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

載貔貅

鄭玄曰戴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前

驅舉此則士庶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

孔穎達曰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陳卒

伍行則並銜枚無諠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

衆廣遠難可周遍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

曰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為青雀於旌上舉示
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鳶鳴則風生風生則
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鵠於旌首而戴之不言
旌從可知也鴈行列與軍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
畫鴻於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
衆則舉虎皮於竿首摯獸猛而能摯謂虎狼之屬
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
皆欲使衆見以為防也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駿騎為斥候授以五色旗
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烟火舉赤旗

寇舉白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雖不拘拘
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
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
繕其怒

鄭玄曰以四獸為軍隊象天也招搖星在北斗杓
端主指者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
旗上以堅勁軍中之威怒

孔穎達曰此明軍行象天而作陳法也朱雀玄武
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搖北斗第七星也北斗

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未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軍行法之既張四獸於四方而標招搖於中上以指正四方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聖動奮怒象天之行也

臣按先儒謂軍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別其方色所以用衆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隨四方之色繪四方之宿而各寓以其所象而標北斗於其中以見奉天致討之義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玄曰度謂伐與數局部分也

孔穎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臣按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凡行軍之法皆不外乎此無度無局則不成軍矣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

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為偏司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為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武子曰楚人

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蘇洵曰管仲謂攻堅則暇者堅攻暇則堅者暇嗚呼不從其暇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范蠡曰凡陳之道益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教隨侯攻其右無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疆兵在焉蓋一陳之間必有牡牝在右要當以吾疆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陳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

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
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
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
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
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
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
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
而已

臣按強弱兵家之常勢勝敗兵家之常事惟在
要其終而已矣

宣公十有二年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故
在軍之右者左追尊在左者追求前茅慮無在明也
明為思慮其中權中軍後勁後以勁百官象物而動
象其物類無妄動也軍政不戒而備
杜預曰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尊
尊為宿備蓋楚陳以轅為主也慮無如今軍人前
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備慮有無也
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為思慮所無之事
恐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為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尹授師子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子就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於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之國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况有天下之大奉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于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

赭丘宋地鄭翮願為鶴其御願為鵠

杜預曰鄭翮華氏黨鶴鵠皆陳名

三十三

臣按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鶴鵠即物以為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戒類之歟
以上戰陳之法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三

問所

大學

之國之制... 以謂之能用... 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和公三必上輝刺之去上管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

立各其本置之取林故宋陳文禮

社則效贊之刺各魚數公仲之刺各... 財必

